

皇明九邊考

地770
755
2~4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敍

有明一代疆域之廣。南逾交趾。西越土番。武功之盛。堪匹漢唐。太祖以淮右布衣。削定中原。驅逐胡元。遠撫建夷。建置衛所。設立九邊。既定關中。則法漢武。勦河西四郡。隔絕羌胡。建重鎮於甘肅。北拒蒙古。南捍諸番。俾不相合。以爲藩屏。成祖繼之。武功尤盛。北征蒙古。遠逐建酋。於烏龍江以北。置奴兒干都司。豐碑大碣。以紀其功。明史西域傳稱「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萬方。遣使四出招徠。由是西域大小諸國。莫不稽顙稱臣。獻琛恐後。又北窮沙漠。南極溟海。東西日出沒之處。凡舟車可至者。無所不屆。自是殊方異域。鳥言侏儻之使。輻輳闕廷。歲時頒賜。庫

藏爲虛。而四方奇珍異寶。名禽殊獸。進獻上方者。亦日增月益。蓋兼漢唐之盛而有之。一降自中葉。歐人遠至。西教東漸。使處之有當。則歐亞文化交流。定可早現於百年之前。乃永樂威烈早著。繼起無人。宣德正統間。尙有重譯遠至。而仁宗不務遠略。徒依老成持重之言。乏安邊撫遠之計。自棄大寧。而東酋西窺。西邊殘毀。而套虜侵邊。虜起於前。倭繼於後。東事日紛。室內操戈。而明社遂墟。可勝浩歎。清廷以異族入主中原。兵戈甫定。首嚴野史之禁。凡涉及建夷東酋之書。均爲焚燬。卽收入四庫有奴酋字樣者。亦加刪除。明史修於康熙。成於乾隆。包容雖廣。然不爲建州立傳。明代武功亦若隱若晦。洎乾隆四十一年。復有

重修明史。劃一譯名之事。雖遼金元三史譯名。亦加更定。自此不但建州事蹟。流傳無幾。卽西域邊陲史乘。亦難卒讀矣。自民國肇造。異書間出。於是明代載籍。建州萌古。西域殊方。輿地稗乘。逐漸發現於世。凡昔人所未見。或爲明史所遺者。皆可獲見於今日。假吾人以研治邊疆史乘之便利。不可不謂學術界之幸事也。本館秉昔日京師圖書館之舊藏。兼歷年採訪之所得。訪書江浙。尋碑秦隴。時則江南舊家。書籍往往散出。鮑校毛抄。間有流傳。士禮菘芸。亦登簿籍。間或荒攤冷肆。苦索冥搜。禁書祕籍。亦時有所獲。輻輳昇至。蒼萃一堂。於是宋元佳槧。登諸甲編。名鈔祕籍。列諸乙庫。插架縹緗。悉編目錄。取便學人。供諸探

討館長袁守和先生。以吾國古籍日就淪亡。擬擇罕見孤本。佳槧名鈔。彙輯影印。編爲叢書。商諸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允爲印行。以廣流傳。其爲清廷燬禁。明史所遺。輿地稗乘。祕家載籍。可以審覈地理之沿革。資邊陲之考鏡。淬厲民智。厥功尤偉。乃先選明代邊防史乘。凡十二種。題曰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至於石渠舊藏。名山佳構。次第印行。用登續編。此則本館校理舊籍。服務社會之職責。或亦爲海內外學者所嘉許乎。刊印旣成。爰屬國楨爲之跋。而述其緣起於此。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安陽謝國楨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

目次

皇明九邊考十卷 明魏煥撰 明嘉靖刻本 四冊

邊政考十二卷 明張雨撰 明嘉靖刻本 六冊

三雲籌俎考四卷 明王士琦撰 明萬曆刻本 三冊

西域行程記一卷西域番國志一卷 明陳誠李暹撰 明鈔本 一冊

籌遼碩畫四十六卷 明程開祐輯 明萬曆刻本 四十四冊

皇明象胥錄八卷 明茅瑞徵撰 明崇禎刻本 四冊

行邊紀聞一卷 明田汝成撰 明嘉靖刻本 一冊

朝鮮史略六卷 不著撰人名氏 明萬曆刻本 三冊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目次

一

安南圖誌一卷 明鄧鐘撰 錢氏述古堂鈔本 一冊

日本考五卷 明李言恭郝杰撰 明萬曆刻本 二冊

使琉球錄一卷 明陳侃撰 明嘉靖刻本 一冊

皇明九邊

考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皇明九邊考

九邊考司馬魏君東洲所集也一日
按治夔郡因論山西三關事宜遂出
所集本以示予既而領歸之公署細
閱之九邊之事蹟綱領條目燦然畢
具議論纂述皆有根據籌邊之良法
美意盡在於此噫今之刻集遍天下
不過玩物適情之具耳其視此集有
益於

九邊考跋

國家有補於生民有關於世道不同也
請廣其傳且以爲有事於九邊者之
一助焉命千戶楊元遂書錄梓於嘉
靖壬寅陽月也知夔府事關中張環
跋



九邊考叙

古稱諸侯守在四鄰天子守在四夷蠻夷率服者舜氏堯來享者湯九夷八蠻通道者武皆有道仁聖之主而坐致夫守在四夷之隆自後造陽築於燕臨洮斬土於秦中國先受困弊而夷狄未之賓服其嚴尤所謂無策也已我

朝家四海而幅員萬里九邊外則夷類部落居之時脩職貢聞或犯順然祖宗

列聖所以駕馭而奔走之者博大纖悉燦然罔不完東洲魏

序

君爲兵部郎持稽諸几閣簿書審之寄象鞅譯集爲九邊考日出以示余繙閱數日顧其爲書見疆域之廣焉見保障之固焉見責任之專焉見士馬之雄焉見錢谷之富焉見外夷之終始焉見集議之臧否焉昔程夫子學極精微於凡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以至斥埃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張魏公與舊戍將時時握手飲酒因以熟識虜情東洲魏君其若斯人之疇歟

嘉靖二十年仲冬月同知長沙府事閩人海東蔡纘書

皇明九邊考引

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長沙魏煥撰

謹按兵部職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圖城隍鎮戍烽燧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邊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邊本兵之在

朝廷九邊之樞也其機自職方始非考驗素定寧無負明時之委任耶煥不敏承乏是司竊用懼焉乃揀集堂稿博採邊疏詢諸邊將譯使有所聞遠書之冊積久編次成書分類備考懼夫夷險之弗辨也于是有疆域考懼

序

夫防守之弗嚴也于是有保障考懼夫將領之弗職也于是有責任考懼夫騎射之弗精也于是有軍馬考懼夫芻糈之弗充也于是有錢糧考懼夫寇虜之莫知所從來也于是有外夷考懼夫籌畫之弗審而無以爲應變之地也于是有經畧考各虛其後以俟日有所聞而續集焉至于通乎九邊者仍撮其要于首以爲九邊通考庶平時異地遠者一展卷可知其槩矣噫此亦書生之見耳長于經濟者胡用乎此

目錄

第壹卷

鎮戍通考

沿革

巡撫

將領

邊牆

經畧通考

明戰守

充卒伍

廣儲蓄

利器械

番夷通考

北虜始末

西番始末

第貳卷

遼東考

九邊考目錄

第叁卷

薊州考

第肆卷

宣府考

第伍卷

大同考

第陸卷

三關考

第柒卷

榆林考

第捌卷

寧夏考

第玖卷

甘肅考

第拾卷

固原考

以上九邊每邊又各分類以考

〇九邊考目錄

二

疆域考

保障考

責任考

軍馬考

錢糧考

邊夷考

經畧考

以上七條九邊皆同

凡例

一九邊圖因職方司舊本增以近年新設邊牆厓塹以備披閱

一鎮戍沿革取諸會典

一疆域沿革取諸各邊圖誌

一城堡墩臺牆塹增舊創新取諸近年堂稿

一軍馬登耗數目取諸嘉靖拾捌玖年各邊開報手冊

一錢糧定數取諸戶部各司手本

一文武職官責任取之本司各科職掌

九邊考凡例

一番夷始末攷之一統誌參以邊將譯使之言

一番夷部落之強弱支派之分合多出虜中走回人口之言錄之以俟預防者採焉

一要害之巨細必錄以明防守之當急

一邊牆之始末必備以明馭戎之上策

一塩政茶政必錄以明飛輓之至計

一屯政馬政必錄以明軍務之深謀

一首錄巡撫將官以明邊鎮之綱領

一備錄選將集兵儲蓄之法以明今日之急務

一經畧多出本司堂稿及桂尚書輿圖要覽許主事九邊論并諸名公奏議間亦竊附鄙見

一採集諸說但取其事之有關於地方者故不備錄全文

一先年奏議或爲當時所棄今察其有可行者必錄以俟採擇

一將領之奏捷失律者必錄以昭往鑒

一凡改築邊牆恢復舊制之說一時雖曰難行必錄之以俟便宜者採焉

○九邊考凡例

一因事直書止爲備事言之不倫不文非暇計也

一凡有一得之愚僭錄之于後以備自攷非敢求知于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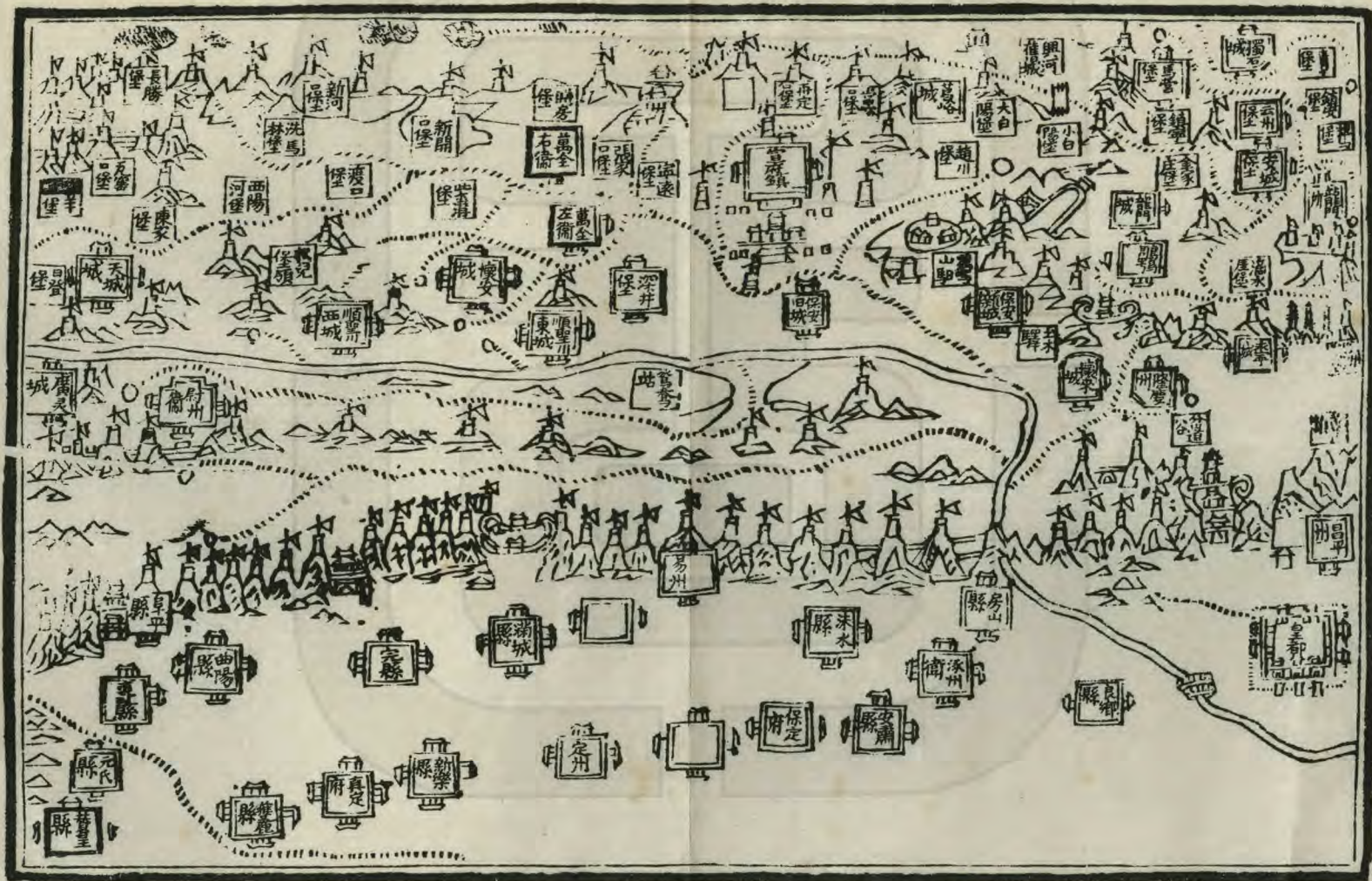
一斯錄止據其平日所見聞者愚不能上交孤陋無聞故于當代名公籌邊偉績皆不悉知深自愧悚以俟日有所聞而續集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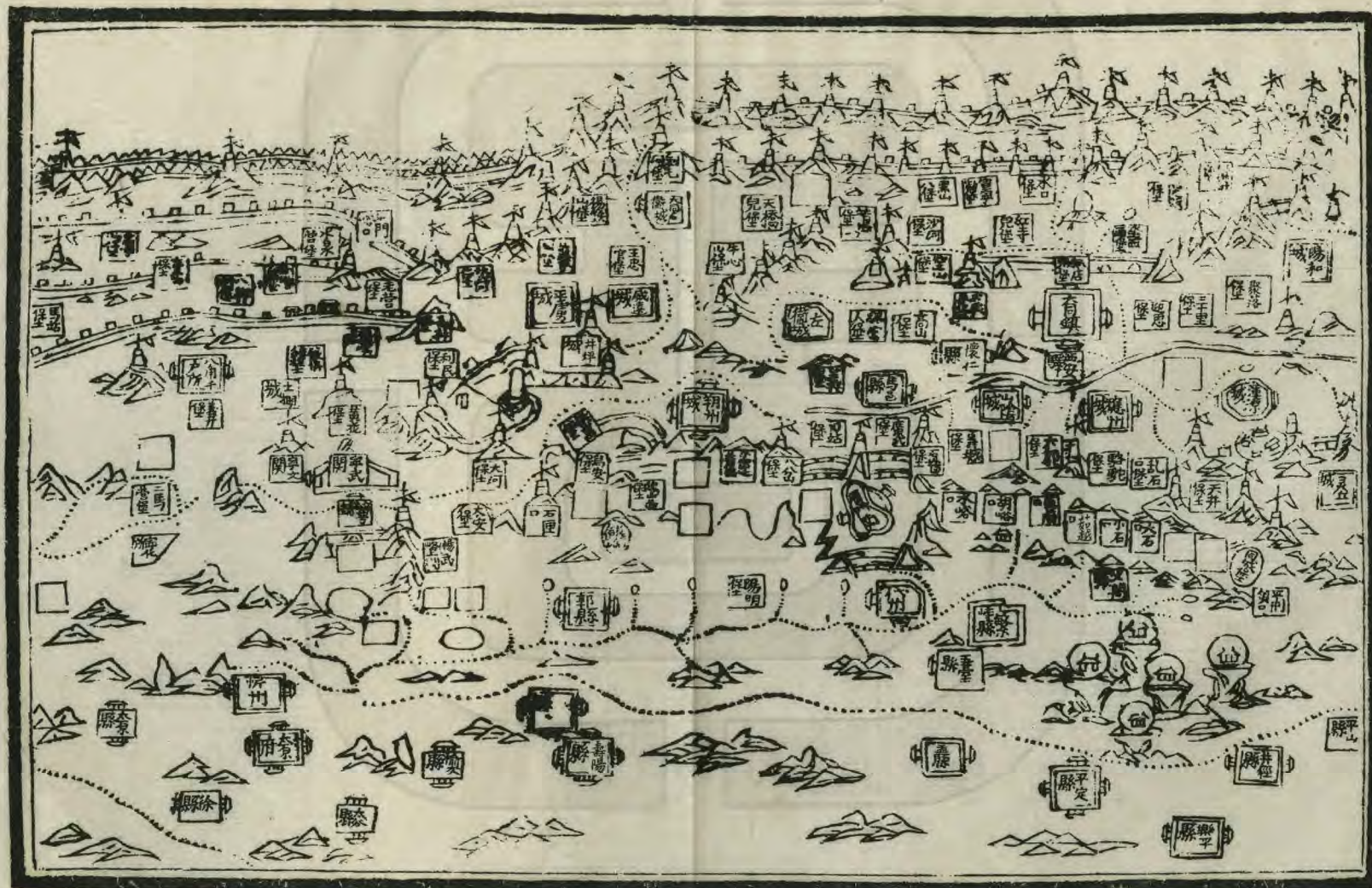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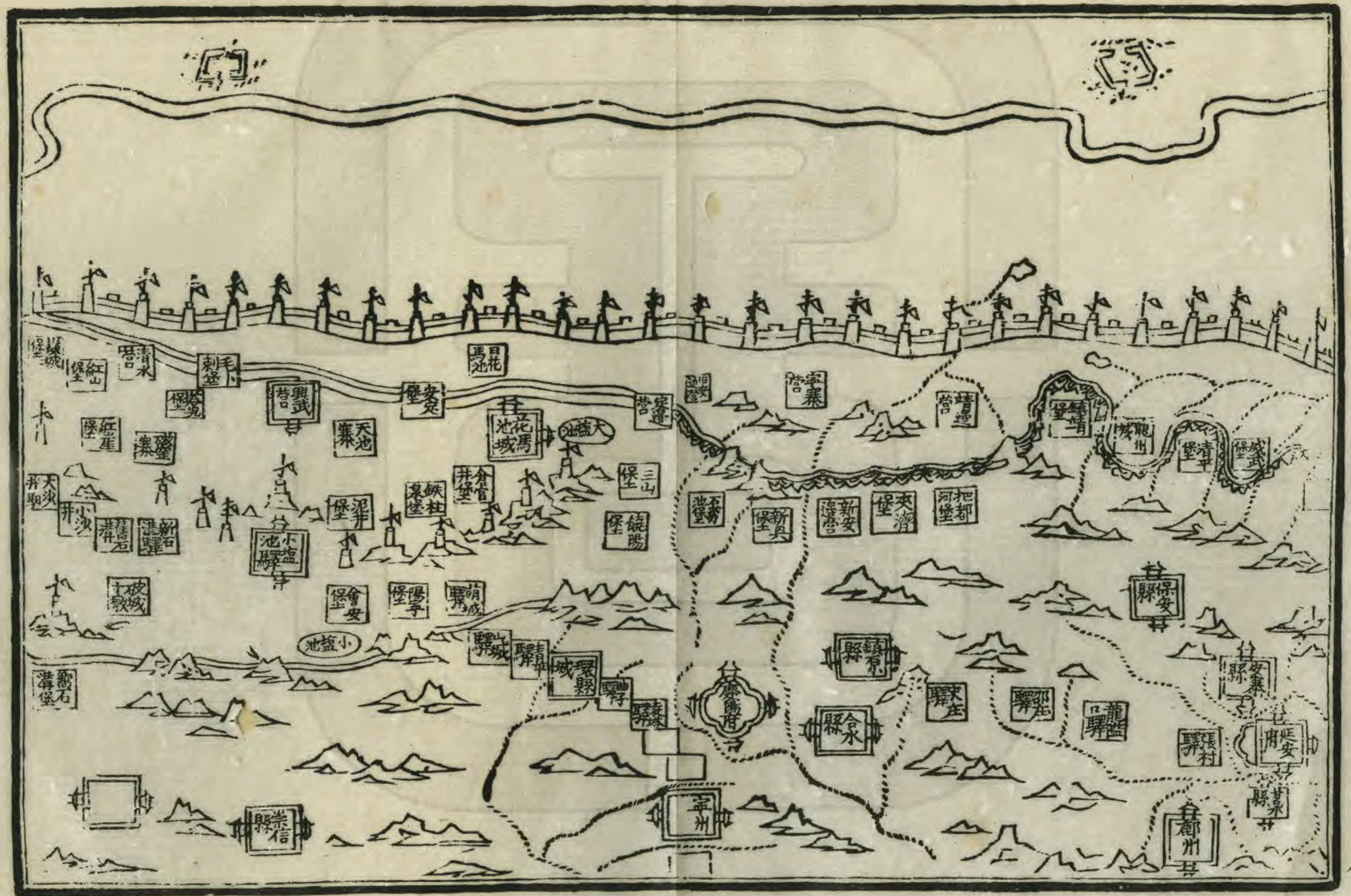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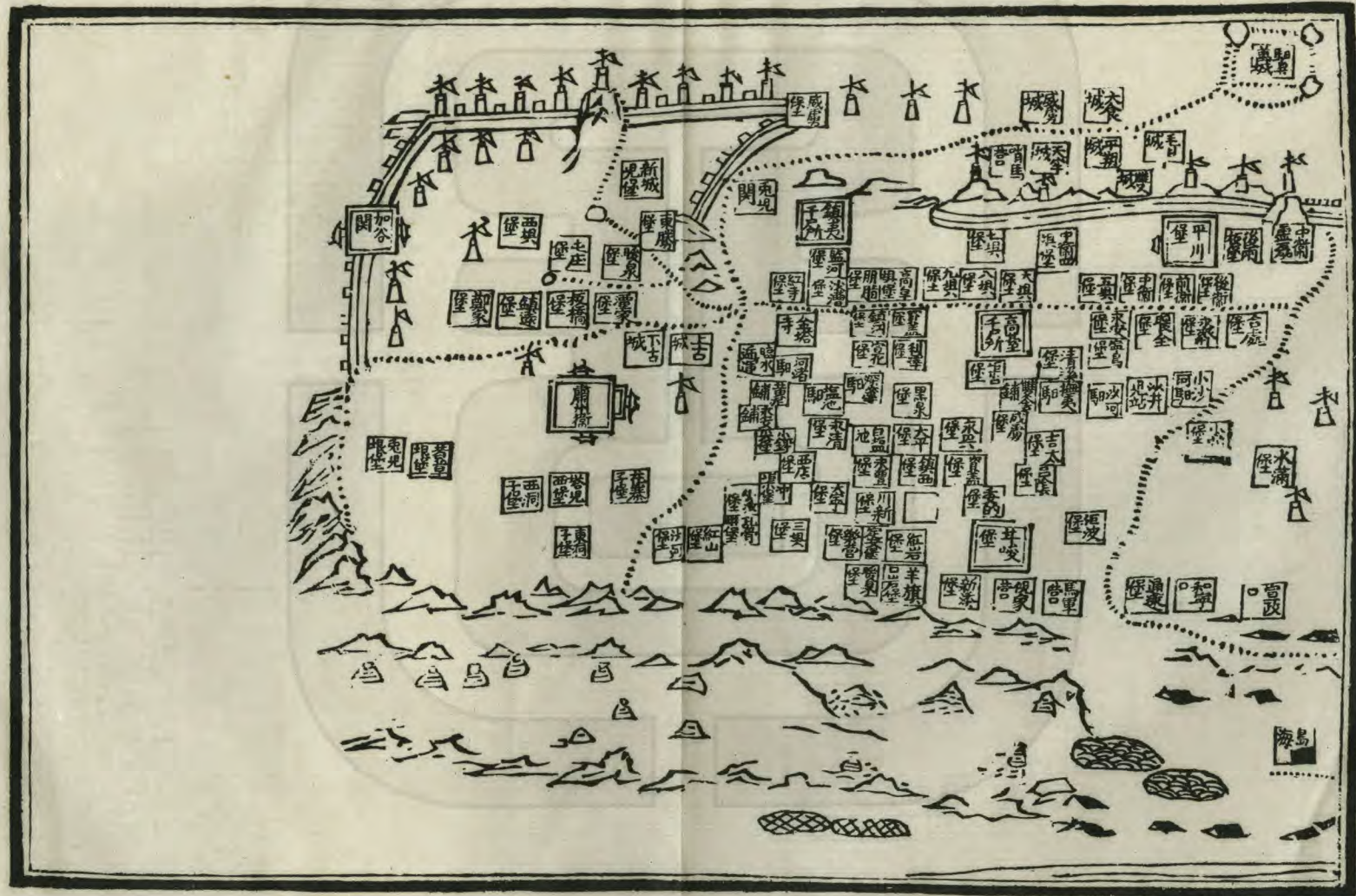












都督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永樂間始

命內臣鎮守遼東開源及山西等處自後各邊以次添設
至嘉靖十八年五月爲星變事奉

特旨裁革

右沿革

一鎮戍莫重于巡撫餘皆待其人而後行耳重巡撫有
四曰慎其選曰久其任曰假其權曰明其功罪蓋邊
方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材堅忍之
性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爲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
授近則視爲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
而反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及吏部各舉
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員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
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爲慎巡撫之選夫官久任而後
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有固志無固志焉有
遠圖無遠圖焉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正坐此弊若自今限年爲例

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規避無由雖欲
不極力以爲之不可得已是爲久巡撫之任選慎矣
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議多見
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衛每每令其束
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
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頭
著爲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

○九邊考卷一

三

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
失機僨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未減不廢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
其成邊防失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憂者不
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 俱見九邊圖論

右巡撫

一鎮戍莫重于將臣重將臣有四曰求實用曰慎武舉
曰廣任使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況於邊

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爲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爲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縞章撫按以是爲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爲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湏洗此頽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拭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跡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圖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聞耳之

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贊畫騷擾居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閑人止許武官應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即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爲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人不與將不墮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旣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

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敢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
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
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
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
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
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
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

九邊考卷一

五

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蹙之下人自求全
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
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
將臣為急哉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襄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
弊則雖言官諤諤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
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俱見九邊圖論

右將領

一鎮戍莫急于邊墻蓋胡人以畜牧爲生騎射爲業侵
暴邊境出沒無常大舉深入動至數萬歷代以來屯
兵戍守寡則艱于應敵多則困於轉輸是故虜衆易
合而勢常強我兵難聚而勢常弱惟其弱也故有與
之和親爲之納幣而不耻者其甚至乎陷沒疆土臣
事犬羊如五胡亂華蒙古滅宋夷狄之禍于斯極矣
若夫英雄之君憤夷狄之侵凌竭天下之財力窮兵
遠討犁庭掃穴中國強矣然而內自困敝甚至亡國
如秦隋之爲亦非計之得也是以論者謂禦戎無上
策蓋謂此耳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禦戎上策其出此乎然險而曰設必因地勢之
險而用人力以脩爲之也又曰以守者蓋守不可以
無險而險不可無兵以守也謹以古今設險以禦戎
者槩錄于后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

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

今邵寧州隋改爲北地郡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

今綏德州築

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北平遼東郡

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秦河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

唐中宗景龍二年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戍鎮兵數萬人

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為一邊地勢直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古國初耿秉文字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

烽燧全無成化八年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牆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牆黃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牆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牆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內邊牆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脩築徐廷章所築外邊牆高厚各二丈牆上修蓋煖鋪九百間牆外濬舊

塹亦深濶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內邊牆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牆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棗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內邊之險備矣內外二邊之中清水興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橫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黃河東岸橫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牆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牆四十里總制王 接

修壕墻一百三十四里總制楊 初修壕墻四十里
皆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拾伍年總制劉天
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墻長
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
一道亦西自橫城南抵南山口並壕墻爲二道于是
套虜入內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
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
伯溫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
入真馭戎上策也

右邊墻

經畧總考

一今之四夷北虜爲急

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繞出山後與遼東
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
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

榆林

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爲六鎮後棄大寧

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
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

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
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
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
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而督率耕牧
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
按伏以爲奸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
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
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爲慮
而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
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
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
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返
利乃可爲也

一又聞兵無定形古人云五指之更彈不如合拳之一
扶音出擊也故擇要害之地選良將統精兵數萬賊來分散
搶掠聚者不過數千我常以數萬逐數千其筭不爲
不是但今邊將多不知兵所爲俱被賊誘而覆之故

合九邊考卷一

先遠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況帝王之道以全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俱見輿圖要覽

一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有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

襲也文法大密而巧避之術大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其爲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秉璋不爲不可勝之策而勤於勾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莫之能而况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

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凶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追罪也則舉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即虜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

聞虛文巧飾扶捏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

諒之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耳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敵袴也乃今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成功者矐焉無所控訴而陞職世襲率勢豪純綺之徒固已矢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

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
賞而失刑文法不弛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
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自上玩之也
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
來也

一法者令之樞也令者所以權法而加乎民也法之不
立自上玩之令之不行自上廢之語曰有治人無治
法蓋傷之也今之鎮邊士馬之耗備錢穀之侵漁邊
塹墩空之廢墜無弗有法法無弗嚴且善固已朝夕

令之矣當事者曾不一閱歷而檢勘之承委展轉唯
文移之與憑巧文塞責虛誕詭密固已墮其術中矣
信耳賤目積蠱蓄蠹所由來非一日也要在春秋行
邊揀精銳汰老弱兵何以不強去癩瘡烙臙壯馬何
以不律攢局造閱堅利器械何以不備城塹欲其高
深錢穀稽其出納崩塌傾圯侵漁濫耗者置之法懲
一而戒百焉設險足食計日而效也一切付勘報而
不綜核自爲之此孟子所謂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也夫見東成錄

一我

國家之制兵律莫重于喪師故將帥多以保全自計賊至則合兵入城既求免于敗亡賊去則尾之出境又求免于退縮于是

朝廷薄其責議者畧其罪而地方之俘戮不問罪豈當乎夫喪師失律罪固不貸矣而地方之殘破人民之殺虜亦必以

聞雖使師旅獲全罪在不贖則將帥無敢爲保全之計矣一虜情虛實未易窺測故必得亡命之士深入胡地覘

〇九邊考卷一

十五

伺機密而爲之處今邊塵以烽火爲候傳報以出境爲度胡馬臨城而將未聞虜騎分掠而民不知雖有勇敢莫得而用備孰預乎夫奮勇畢力未始無人也則聽其留畜以備瓜牙編之卒伍以厚糧賞如養廉有地雖多不奪官租有入雖厚不徵則可以養勇敢而得其力矣

一環數千里之地要害非一以疲卒萬人分守之及其調發則空壘而去黠虜乘間剽掠如入無人之境雖數十騎可以橫行而莫之禦也夫崇崗峻嶺綿亘不

絕天之所以限華夷而其勢中斷兩岸如關者賊所由入之路也于此而設關置壘增其卑使崇築其虛使堅然後精兵以守之矢石以臨之賊何由而入乎高城深池堅厚不拔國之所以衛生聚而民居散亂遠在郊外者則賊所必掠之地也于此而掘塹增墉爲之關鍵爲之守護則室家親戚併力自保賊可得而掠乎入則堅壁清野以困其銳去則伏兵險隘以乘其變攻守互用不得志于夷狄未之有也

一兵凶戰危呼吸之間存亡係焉昔李牧以市租養軍

趙克國日享士卒故能戰勝攻克今民逋常賦而軍士之糧賞不充將士守常祿而士卒之剋削不免怨望且興而何有于用命乎夫

國家制兵有額而逃亡之清審無實于是軍數少而兵力衰則召募不可以不講也

國家之定稅有數而上下之冒濫無稽于是乎糧數少而軍食缺則儲蓄不可以不論也查兵糧之額而求其實在實用之數以召募之兵而抵其冒名冒支之濫則兵何有不備而食何有不足乎見邊策

右明戰守

一人相忘於土風安於習也胡貉之民不能暑揚粵之民不能寒平居且然矧介冑韃索耶

國初徙腹裏軍民以充邊衛厥後戰歿流移營伍日耗於是勾取解發以繼之夫以數百千萬里之外驅丁男以徙塞下離去鄉井居止不習重之以科罰之擾笞辱之苦又多置之墩空瞭哨恒見其十死八九矣雖有存焉能挽強執銳周旋鋒鏑哉同里之人追妻舍解喪身破產十且三四盖自是民始疲矣夫各邊之民衣皮飲酪與虜相習若募之填其伍而時練習之外可以禦胡寇內可以聯保伍因之停清解之令以蘇疲民一舉而二善具矣

一成化初差御史李綱前去陝西延慶二府招募土兵每名量免納稅糧六石常存二丁幫貼當選過土兵四千八百六十六名編成排甲差委有司佐貳官員管領聽調殺賊

一成化七年例要將陝西清出遠年無勾同名同姓奏告不曾着伍軍人及本省清解雲南兩廣福建浙江

衛所不服水土軍人收充各邊補伍

一成化十年總制都御史余子俊題將前項土兵審勘有願入伍當軍者將本戶稅糧二十石以下者并差役盡行蠲免二十石以上者免二十石其餘照舊徵納存留本處并附近去處不許遠起邊糧本軍收發榆林衛入伍食糧差操聽總兵等官調用殺賊

一弘治十五年大僕少卿王質題於陝西甘肅涼州各官庫內查取見在官銀每二鎮共贖五萬兩以備召軍之用若係召募者每名給銀五兩係冊內查出抽

選者每名給銀三兩五錢仍免空閑舍餘一名幫貼就與關支糧賞其見任官員百戶召一百名與陞副千戶副千戶召一百名陞正千戶正千戶二百五十名陞指揮僉事指揮僉事二百名陞指揮同知指揮同知二百名陞指揮使俱月加俸糧一石都指揮僉事召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同知都指揮同知召二百五十名陞都指揮使而止若有爲事立功及革職閑住官員能召百名悉與復職該陞官員撫按官會同給與公文執照仍類總具奏其所召土兵就令原

召之人管領殺賊有功之日照例併功陞職

一軍官之外若舍餘軍民土人素有力量能召軍者每召一名給賞銀一兩十名賞銀十兩至百名賞銀百兩以類而推俱照此格

一其總小旗召軍一百名者照例陞級舍人召軍一百名者與做冠帶小旗後有軍功俱照級陞授其召軍不及原擬之數照原擬扣數給銀以酬其勞

一正德年間提督尚書楊一清題西人性氣猛悍尚勇善鬪且慣見虜賊聞敵不懼設法召募不拘衛所軍

餘舍餘村野土民但係年力精壯騎射閑熟者籍名在官願領馬者給銀伍兩步軍給銀三兩令其置備軍裝弓矢器具圍成隊伍聽總兵守備等官統領訓練不許妄用貪刻官員用強逼勒以失人心亦不許濫收不堪之人徒費官錢無益于事

一嘉靖二十一年都御史戴金題稱隄備之計大要固不外於將得其人兵得其精將可選也而兵可以一律齊哉如一陣之中得武藝閑熟驍勇出群者三五人以倡首敵則率從者自有生氣而軍勢遂張此兵

法一定之機要也但拘拘於行伍之中求之不無太
狹亦不必拘於西北如淮徐齊魯雲貴兩廣川湖俱
自古用武之地豈得全無人哉但人之抱才負勇如
木之不齊也不可兼得故有長於智慮心通武畧而
膂力不如騎射不足者有身負強毅能挽鈞石之弓
發無遺矢或一人可當三五人有當一二十人者乃
不通於文墨又有弓矢雖不精而力能荷戈持盾所
向無敵而一字不識者以上之輩俱可收錄爲用仍
分別三等以精通武畧或兼達文學者爲武才慣熟
騎射或兼知陣勢者爲武藝驍勇過人長於各項器
械者爲武勇通行山東等處布政司并直隸地方不
論職官諸色人等但長于此等俱起送兵部斟酌所
長調發緊要邊方聽用武悍之人中間有過亦應畧
其短而取其長如前漢陳湯少以貧故不爲鄉里所
稱宋曹翰少爲小吏好使氣凌人人多惡之比其餘
用俱立大功顧在人駕馭之何如耳

一要害之地墩堡雖設道里遼遠兵分則勢自弱時有
整少發則不足多發則道遠繞至則胡已去聚而不

罷則費多罷之則胡接入非惟防守之難抑且財費不貲矣考之唐將李抱貞籍民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試以賞罰三年皆善射得勁卒二萬遂雄視一方此一策也宋將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開田蠲其徭役有警亦足以守此亦一策也漢趙充國討羌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以逸待勞此又一策也爲今之計當開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可選則選湏用李抱貞之計可募則募湏用曹瑋之計可屯則屯湏用趙充國之計或百十餘家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爲守少者徙以附焉侵漁有禁使無所苦鼓舞有術使樂于爲物力資產既切于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如是則相救進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有也尤必遴選知勇之 以司間諜申明陞賞之令以待覘邏禮芳旣隆探 必的虜之動靜先知我之戰守有備或劫營于彼以勞其逸或堅壁于此以避其強則禦敵得生制之策矣

右克卒伍

一國初南京設太僕寺各邊設行太僕寺苑馬寺以養
孳牧馬匹洪武二十八年革兩京監官令有司孳牧
各邊仍舊每兒馬一匹騾馬四匹爲一群南北直隸
山東河南等處州縣原額種馬二萬伍千群每群每
年取備用戰馬一匹每年共該取戰馬二萬五千匹
解部發寺驗俵寄順天府所屬州縣及保定府易州
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民戶牧養候京營并
各邊缺馬解給

一各處牧馬草場荒熟不一前馬既給有司民戶領養
遺下草場荒者徵地租銀熟者徵子粒銀并各官軍
倒死馬匹椿朋銀及天下缺官銀俱解部轉發太僕
寺在邊者徑解行太僕寺各牧貯以備京營各邊缺
馬解給買補

一茶法蓋西虜畜牧爲生所利者中國之茶也自唐回
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虜馬之
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
爲我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
我

朝初制金牌其牌額上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捧前去調聚番夷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敢少彼既納馬而酌以茶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矣蓋以外夷肉食非茶則病故以茶餌之使之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一或背叛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制服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

無出此矣獨曰易馬而已哉但前茶俱出四川保寧等府輪撥川陝軍夫歲運一百萬斤赴西寧等處茶馬司收貯後因邊方有事軍夫不克止將漢中府歲辦茶二萬六千二百斤兼以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易馬其于遠地一切停止至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興復茶法彼稱未奉

金牌不敢辦納此蓋商販無禁彼得坐收茶利特假此以爲詞耳方今西番侵掠邊民當急拯救制服之術孰有過于茶馬乎爲今之計惟嚴禁商販仍復軍夫

斯爲久利伏讀洪武三十年榜例內一款本地茶園人家除約量本家歲用外其餘盡數官爲收買私賣者茶園入官今宜申明此例仍令前項軍夫分地轉運以免直達之苦收買園戶之價或以太僕折色或以牧厰地租運到茶馬司仍請

金牌招番辦納如此非惟戎馬有備亦得駕馭西番而不敢擾我邊境矣

右修馬政

一戶部坐派各司府解納邊倉之糧歲有定數而各司

府荒欠之數常多故問之戶部則有而取之邊倉則無近議要當秋收之時將太倉年例銀每邊預解若干令有司于成熟之地收買積蓄以待有警備用是亦一策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

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末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糧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本軍按月關

支餘糧十二石納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
如舊

欽免餘糧一半宣德七年

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
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
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田科則
之重亦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
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
不可無而大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

清查曰歲一造冊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
可無不知法立則弊生也蓋戶有興廢人有消長其
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况于久乎試以一
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
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絕者亦多矣人資田以養田
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
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今
之清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
數百丁皆爲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

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矣數百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背馳于人情何是以

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撻舒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絕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強者占種其田自在但不能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安得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觀見行條例云凡屯田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

俱比照用強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人等發邊衛克軍民發口外爲民如管屯指揮等官知情不舉受財容隱一體叅問此爲後來者戒誠是也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冊一次此爲新增者設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冊百計開除或以積荒或以水推沙壅盡開其糧者或扣除原軍重糧而報以開荒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者日減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

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爲
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
丁少者孩提之童入冊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
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
以爲生是以強者計免弱者逋亡而族大者亦小矣
至于解補徒爲虛文下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
况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里甲之擾虛增月
糧之數而終爲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歟爲今
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爲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

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
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
俱以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
凡此操丁既無月糧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
從之心至于造冊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
冊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爲舊冊永不更
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爲例名
爲新冊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黃冊類造一次
將新冊收入舊冊而嚴其原額新增之數監司按臨

執舊冊以查額糧執新冊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
隱弊如此則有丁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
屯田軍伍不日增乎至于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嚴之
于受役受田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一

國初屯者十之八守者十之二率四人食一卒焉自後
邊警愈設則兵日增兵日增則屯卒日耗然人去地
存屯政如故也奸豪乘勢蚕食而影射之於是逃絕
淪沒水衝沙壓之弊興邊儲之供仰給內帑矣夫激

利以邀名非功也謀近而見小非計也科糧則加屯
糧則耗無說也夫邊州之民率隸尺伍夫人皆兵也
其地皆屯也謂曰科糧何爲者哉誠也按其屯堡聯
其伍即其上下旗軍甲乙次第之又安從影射耶計
五十畝量肥瘠遠近時損益之而徵其租則無不耕
之地不稅之田地不加多而屯政舉矣不此之計而
曰抵補曰納銀以人而代稅政體當如是耶若因葑
蒿之地墾而爲田歲可收秔稻焉虞伯生已有成畫
矣

一各邊肥茂之地最多但地曠人稀無處迴避故不敢種遂爲荒蕪之場有識者咸謂不論在邊在內多築城堡許九軍民人戶于近城堡地土儘力開種使之自贍求不起科有警則入城堡無事則耕且種且守不惟糧食足而邊塞亦實此爲至計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在邊各營堡操守官軍餘丁盡數查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勾自己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採打堪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

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把總官員俸糧住支候採草完日獲有實收方許支俸

一總制楊一清題查得山陝各鎮自來處置邊儲不過曰屯運曰召商曰糴買三者而已弘治十三年間大虜在套動調京軍差大臣督理軍儲屯運腹裏州縣糧草累民陪補至于破產鬻兒今日斷不可行况腹裏空虛亦自無糧可屯惟有召商糴買二事可行銀買雖若簡易緣地方道里遠近不同計算脚程多致

末踰其本若分派州縣倉報人戶糴買未免累民暗
陪陰補而官吏里書賣富拘貧侵尅抵換之弊又不
能無省費于官歛怨于民亦非至計揆今事勢不得
不然惟有召商報中似爲得策客商射利雖小必趨
官府儲糧小費何吝故在客商增一分之價則官司
有一分之益但須革兜攬賣窩之弊豈可廢從古飛
挽之法又聞之道路近年官司召商多至失信或所
召價多所給則少或召納已完又復追價致令虧失
資本怨聲載道以此各邊開申糧草多不肯報納率
懲已往倘有重大賊情路途阻塞車脚不通召商糴
買兩無所措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簡命侍郎劉大夏巡邊經畫
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
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
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
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集
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者草千萬
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

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之家自往告報勢要即欲收糶無處得買也

一地莫重于邊陲利莫過于鹽課故我

朝立法于鹽課尤致意焉蓋利者商之所趨必有以利之而後樂從非專爲利商計也誠以邊陲遐遠轉運爲艱故開鹽課以利之使之見利則趨而糧餉易集其爲計誠深且遠矣柰何近來更張未當商人憚于上納邊儲以之不克夫豈鹽課利于昔而不利于今哉蓋徒計利而無長久之計故耳洪武初每鹽一引

納銀八分未樂間納粟二斗伍升成化間納銀肆錢則已重矣猶之可也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權勢賣窩復取銀二錢矣督糧衙門又勸借米一斗矣長蘆兩淮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况長蘆鹽引時值最輕人若不顧所利者惟兩淮兩浙耳每引實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市利鹽價踴貴乃其所也夫正鹽踴貴則私鹽盛行私鹽盛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也何也

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上本鈔二貫五百文時

四十四萬有零引山東二十七萬有零引利于官者
僅有此耳私鹽船隻千百其群何月無之此利盡為
豪徒所有官何利焉苟使餘鹽之利盡歸于官雖薄
收尤多于舊額况商人灶丁彼此樂從不招而集豈
復有憚于上納者哉

右廣儲蓄

一成化二十年總制余子俊題稱自古命將出師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故後世有以武
劉車之走包奴偏廂車之平突厥皆有成效今各邊

地平車戰為宜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每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為陣止則橫以為
營軍空缺去處以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
馱乾糧不煩自齎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
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雷相
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
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
之城策不飼之馬亦備邊至計

一軍中以火器為重故神鎗火砲佛朗機旋風破之類

號為無敵與余敏肅之戰車巡撫李虔甫之窩弓懸
坑總制劉松石之防守水泉百世不能易焉

右利器械

番夷總考

一虜莫強于遼金元之時而莫弱于我

朝始盛于今日夫自我

太祖高皇帝汎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
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
僅存喙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

備西夏一路而北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
于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防禦之畧不可
一日不講也其類有二曰北胡曰西番

北胡種類不一歷代異名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
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匈奴盛其弱也烏
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後魏蠕蠕強其弱也突厥興
唐真觀李靖滅突厥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其別部小
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後蒙古盛兼

併入寇中國代宋稱元國位十四傳天命歸我
國朝元帝遁于朔漠

洪武七年元安定王遣使來朝詔其酋長各為四部
賜以印誥八年立安定阿端二衛于迤西是年丞相
苦木子塔力尾等率所部男女五百來歸

詔達赤斤蒙古于迤西萬戶把冊據平涼至是歸附授
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平等縣編為民仍號土
達其壯者選為平涼衛軍二十五年王師追討北虜
遠遁不敢近邊住牧者十年永樂二年因其奉貢封

迤北順寧真義安樂三王宣德脫脫不花為王居沙
漠之北順寧王馬哈木之子脫懽懽之子也先居沙
漠之西北

正統十四年也先入寇獨石至秋勢益猖獗八月三日
上從太監王振計親率六師討之十五日師至狼山上
木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窘促不備俄
而虜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盈壑上北狩報至京師
大震

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而去弘治十三年虜首火

篩大舉始入套住牧

正德初北虜小王子弟阿尔禿廝與丞相亦不剌殺
小王子子小王子怒二酋懼四年奔出河套擁部落
萬餘至涼州乞空地安住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
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
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其地住牧九年總制楊一清
令總兵官徐謙帥兵征之虜聞南渡河掠洮岷奔四
川松潘未久復回西海住牧後二酋俱歸順小王子
此徙未幾亦不剌一枝仍遁入西海住牧嘉靖八年

○九邊考卷一

三十六

八月阿尔禿廝北渡河出套由寧夏北境入莊浪住
牧九年二月由莊浪入西海與亦不剌女和親亦不
剌女先許嫁小王子至是阿尔禿廝娶爲子婦五月
二十六日阿尔禿廝子領衆二萬並所娶亦不剌女
復過寧夏入套

今訪小王子居沙漠之地其屬北有黃毛達子南有
吉囊阿尔禿廝居套東有滿惠三居宣府外西有亦
下剌居西海其餘散達比數首部落黃毛達子懼吉
囊等酋讐殺不敢南向東自宣府西至甘肅近邊搶

虜者皆吉囊等數酋部落

虜中走回人口傳說胡運盛時九部落皆太師統之
太師即華所謂大將也有紀律志不在搶掠後廢太
師以那顏領之那顏即華所謂小官也而差遣日繁
惟台吉領者得免差遣是以諸部落樂爲台吉所領
台吉即華所謂宗室也九台吉在孕即爭以爲主而
供給其母生即奉歸本營故今之部落多領于台吉
台吉荒淫無節志在搶掠故曰胡運實當其衰也不
知吉囊阿尔禿斯亦台吉也近聞各酋多附其東朵
顏革蘭台其西亦不刺皆與之和親所不與者惟文
直耳豈可槩以台吉論乎

西番爲關中患自古然矣從申侯而逼遷西周附隗
囂而旅拒東漢唐連吐番直入長安宋失熙河併于
西夏爲禍大矣

本朝于附近諸番互市茶馬羈縻得法今茶馬已廢雖
未大肆而時入侵擾居人苦之嘉靖己丑西番數至
鞏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
總制王瓊撫剿並用破若尔籠板尔二族撫定木舍

等七十族其後始定欲求久安之計而茶馬不可不復也

西番由哈密入貢者其國不一惟吐魯番強梗弗順自襲取哈密之後一時瓜沙赤斤苦峪等番衛或爲彼附或徙居甘肅而迤西藩屏已失況今自肅州之西越四川直抵雲南麗江皆西番而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況今北虜尾刺住牧甘肅北山外亦不刺徙居西海蚕食諸番漸有并吞之勢識者恐其勾連深入如前代吐谷渾之事誠可慮也

